

作家走笔

电话响起

●廖华歌

电话铃响了。看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疑惑着拿起话筒接听，竟是A的电话。近来，A总像捉迷藏似的，不断更换号码给我打电话，弄得我时常莫名其妙，难道是已经感觉到了我的冷淡，担心我认出那个固定号码后而不肯接听吗？

A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动这点心思实在算不得什么，很可能是A已意识到我对这永远都索然无味的电话内容的不满意，才如此变换号码“套”住我的吧？许多时候，我很吃惊，这是A吗？是那个潇洒倜傥、自视甚高、傲然四盼的A吗？怎么变得如此唠叨？如此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人际关系的话题？好多次，我都听得一头雾水，听得心里疙疙瘩瘩地难受，甚至听得不耐其烦！什么某人多么小人心多么卑鄙啦，某人与某人之间是如何地明争暗斗势不两立啦，某人与某人的关系又十分微妙啦，等等，且不说这些人的生活都跟我相距甚远，不关我的任何事情，仅就老这样在背后臧否他人，就让我觉得接听A的电话对自己是一种折磨。以致有些条件反射，我每每一听是A的声音就有一种很灰的情绪，就禁不住在心里暗叹：唉，怎么又是这人的电话呢？

诗歌

水中的母亲

●朱晓雨

1958年，鸭河口水库大坝建成。为了下游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10万库区百姓举家外迁，他们的故园和祖茔从此永远留在了湖水深处……

今夜月明如昼 五十年的时光 汇聚一泓辽阔之水 在思念的堤坝内 涌动 荡漾。

清明雨濡湿了天空 站在岸上的村庄 用一盏盏河灯 指路引航。 咫尺天涯 梦生莲花 水中沉睡的母亲 身穿鱼尾 鸟羽 水纹装饰的衣裳 自每年清明的早晨醒来 她推开篱墙上的柴扉 带着亲手采摘的野菜 菱角 把离家远行的亲戚和儿女探望。

此时此刻 谁 乘一轮月亮的新轿 谁走在湖水的乳腺 那么绵长？ 谁的脚步 像流水般轻盈 唤醒了古宛大地 水草丰茂 春华秋实的鲜亮景象？

今夜月明如昼 湖面上的涟漪 涟漪间的星辰 星辰投下闪闪烁烁的光芒 我想 那该是母亲微笑的面庞吧 宁静清澈 沧桑无言 一瞬间 灵魂深处的家园 落满大爱如天的泪水千行！ (作者单位：南召县委组织部)

五月的记忆

●马东伟

五月的记忆 总是充满 风和雨 芝加哥工人用 鲜血书写 出非凡的 野史条约 终究 敌不过 天安门前 青春的呐喊 五卅惨案的 枪声 分明 在悲鸣； 觉醒！觉醒！ 而汶川地震 使整个地球 都感到疼痛

鲜花盛开的五月啊 从今以后 能否 雨过天晴 让人们的记忆 只有 婚礼、休闲和假期 (作者单位：南阳卷烟厂)

献给护士表妹

●黄志华

虽不信上帝 病室床头 你分明是耶和華派来的天使 虽不懂音乐 人间殿堂 你奏响关于生命的神曲

虽不是能歌善舞 偌大医院 你却展现嫦娥的翩跹舞姿 虽貌不出众 领奖台上 你却如活脱脱的西施 (作者单位：市张仲景医院)

是要从我的座机上出，A每次都会这样毫不客气地要求我，每次又总是一说大半天，害得我的话费月月猛增却有苦难言。

我们，说点儿别的好吗？许多次，我试图将话题引开去，要知道，A原本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我真希望能从A那里获得点什么，哪怕是一点点的启悟呢？只要A想，是完全可以给与的，可A根本不理睬我的感受，永远都不管不顾地依照自己的兴趣说下去。这情景常使得忽然一片寂灭和虚无像大雪降临，覆盖了我的头脑，冻住了意识，我的意识便在虚空中零零碎碎地飘游。

A已经老了。我往往用这句话来抵挡自己的不满，同时也原谅着A。也许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吧？

而B的电话却总能给我带来由衷的欣慰。

B视艺术为生命。在电话里，B不仅坦陈自己对一些作品的见解，还就艺术本身谈自己独特的看法，这除了令我感到耳目一新外，它还能突然给人带来某种想法，令胸口一热，接着，有一种东西在心头奔涌。

B说：在春天的麦地里不能喊疼啊。

B说：有一个时候，风像水一样流着。

B还说：从五月到八月，八大山人看落了荷花。当时

间充满深仇大恨，充满比喻和株连，不安的构图，总与单腿的水鸟、受风的枯荷、浓重的芭蕉、翻白眼的鱼有关。 B时常把自己刚作出的诗念给我听：不用回忆/最初的美好谁都清楚/而那三个字一出口/心与心就成了陌路//曾经的一切无需认证/以后的时光无法探测/结局注定是早晚的事情/只是尚不能适应//实在扛不起来了/一世的努力全成了败笔/既然越走越远/就只好/你为花开的声音陶醉/我听窗外孤冷的雨声……

B很看重我的感觉，尽管这感觉实在不能说明什么。

B的电话总会在我意犹未尽时放下。

当然，C的电话是我最盼望的。

C的电话永远都是那个固定的号码，如一颗不变的心。在我的长久等待和望眼欲穿中，C的电话来了，我会像过节日似的激动，立马拿起话筒，然后静静地一声不响地对着话筒沉默，C也无语地沉默着。我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方式，这种什么话也不说，却分明什么话都说过了，才是真正的境界啊。

这是一种生命信息的相互感应和传递，是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大言，它强过了多少的肥辞剩语。

彼此的大默无声中，起风了，下雨了，日升了，月落了……槐花盛开，一片雪白，花影浮动，暗香四溢。

静然中，漂浮着偶然的词句，就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它浮载着我们，毫无目标，我觉得自己的身子轻得要飘起来，觉得这世间纵有种种纠结，万般不快，但只要有了C的无言的电话，我就会有一个好心情，就会，怎么说呢？感到特别的幸福。

就像不舍得将一本好书很快看完一样，我害怕C那富涵深意的电话会突然放下。这种时候，时间总是飞逝得那么快，仿佛一切都是眨眼之间。我期望C和我之间的电话能一直这样接通并沉默，直到走入生命的尽头……



『喜』上枝头

杨遂理 摄

文艺评论

●陈渐

今月曾经照古人

——评程韬光长篇小说《太白醉剑》

拿到程韬光先生厚厚的印刷精美的长篇小说《太白醉剑》，很是震撼：现代居然还有人能写下这种传奇篇章，以古雅的文风，重现大唐盛世的辉煌，重现李太白仗剑行吟、诗赋满襟的才子，真是了得！

逐字读完，不禁为之击节叫好。从细腻的文字看来，几乎字字句句都经过了艰难的取舍。随手拈来一段——“浔阳古城，扼长江入海之咽喉，览庐山三湖之秀色。鄱阳湖上，隐隐沙汀，几行鸥鹭上青天；芦花荡中，荻花飞舞，数只小舟泛碧波。”这种文风即使在明代的话本《三言二拍》中，也并不多见。

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才偶然知道程韬光先生居然是南阳人，心里一时哑然。

南阳自卧龙之后，佼佼如龙者仿佛都沾染了他老先生的脾性，“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二月河先生便是明确的例证。厚积之时，谁也不知道南阳卧着一条足以震惊中国文学史的龙，直到四十二年时推出四卷本《康熙大帝》，一时洛阳纸贵，文化界轰动。

程韬光先生也近四旬了吧？他以四十年的生命感悟，写下这部《太白醉剑》，将对整个人生的阅读狂放肆意地展示了出来，是否也算厚积薄发呢？这部小说中引用的李白诗作可谓洋洋大观，甚至毫无唐诗基础的人，读完之后都能达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境界。作者将李白的诗篇，和游历大唐的心境与故事天衣无缝地结合了起来。比如《忆秦娥》一词，当时李白的初恋情人桃红之母，乃是大名鼎鼎的梨园子弟，被李龟年追杀擒拿。李龟年欲将桃红也带走，李白为桃红求情，李龟年道：“李白才华，名动京城。若能为梨园填两首新词，便留下桃红。”于是李白赋词一首：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后人对此首词是否是李白所作尚有疑义，不过对于小说而言，虚构出一段逼真的场景道出了这首词的渊源，却比诗词鉴赏辞典让人更能回味。

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又如：“李白漂泊至淮南江都之时，已是身无分文，又病于驿舍，卧床不起……一日午夜，李白自梦中醒来，恰逢雨过天晴，月光皎洁，透窗而入，李白不由想起家乡，想起峨眉山月，想起青莲，想起父母和妹妹月圆，想起浔阳兄长……李白望着月亮，轻声吟道：‘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至爱亲情

●杨君胤

永恒的母爱

母亲走了，好像天塌下来，我悲痛欲绝，哭得晕倒在地，迷糊中，我似乎翻了个身，像孩提时躺在母亲身边，母亲轻拍着我，唱着我最爱听的儿歌……

母亲身体不好，可她总是困不住，她总喜爱用手洗我的衣服，而从不用洗衣机，用她的话说，手洗的衣服，穿到身上舒服。母亲不在了，她给我洗的衣服还干净整齐地放在那里，我舍不得穿，并叮嘱爱人和孩子别乱动。那被母亲亲手叠出的爱有棱有角，那是母亲用她那颗滚烫的心熨过的……

我有颈椎病，母亲一直想给我亲手做蚕沙枕，她准备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

服。母亲不在了，她给我洗的衣服还干净整齐地放在那里，我舍不得穿，并叮嘱爱人和孩子别乱动。那被母亲亲手叠出的爱有棱有角，那是母亲用她那颗滚烫的心熨过的……

我有颈椎病，母亲一直想给我亲手做蚕沙枕，她准备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

六叔

●张荣贵

封，说是六叔送来的。我问是哪个六叔，母亲说：“就是你那个秃子六叔。”秃子六叔？我的心往下一沉，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多年前的那个麦收季节——那时的农民仍用镰刀割麦，再捆成一个一个“麦个子”，然后拉回家脱粒。

那天中午，我拉了满满一大车麦子往家走，半路上看到一头猪正在啃路中央的那个“麦个子”，我赶紧跑了猪，顺手将“麦个子”扔到了车上。到了村口，就是这个秃子六叔夫妻两个拉了一小车子挡住了去路。

“你刚才拾到麦子啦？”六叔漫不经心地问。

“拾到了。”说着话我将“麦个子”递给他。

这种将诗作合情合景贴合人物心境地嵌入小说中的做法，在所有关于李白的小说中，可谓独树一帜。

在李白的一生中，无论是个人的生命与自由，志向与抱负，洒脱与奔放，忧愤与孤独，一切尽在诗中，酒中。其实对他而言，酒或许是更重要的东西，因为诗是在浇灌着别人，而酒却是在浇灌着自己胸中的块垒。韬光先生极好地抓住了李白性格中的这一特征，借李白与酒来抒写李白的生命与自由。描摹刻画，往往入木三分，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小说中有关“剑”的篇章读起来很奇怪，小说原本是虚构，可是无论是诗与酒，作者都是实写，都可以在正史野史中找到佐证，虚构的成分甚少。可是到了“剑”这部分，作者竟然大张虚构之笔，刺杀安禄山也好，与巫教拼杀也好，除蛇怪也好，历史上的李白根本没有做过这些事。这是为什么呢？

直到我看到李白在风陵渡口，躺在沙滩上，摊开一个“大大的人字”，这才猛然一惊，明白了韬光先生的苦心。他是要以李白没能做到的事情，来将李白心中的孤愤与张狂彻底地彰显啊！

人的一生，想做多少事，却都在心底埋下，直到随着自己深入黄土？而李白这种旷世伟才的心中，又有多少令俗人震惊，令这五千年文明颤抖的事情未能做到，随着他埋葬在采石矶的江水之下？

我们未能做到，怎能不深以为憾？李白未能做到，我们抚摸着他的一生，怎能不深以为憾？

韬光先生在李白的生命中添加了这如许的光彩，用意可谓不言自明了。

也许，正是如此，韬光先生才勃发于南阳，向这个世界发出一声嘹亮的龙吟吧！

(作者单位：省文联)

都12点多了，我看她卧室灯亮着，起来一看，她还在给我缝枕头。枕头缝好，她说蚕沙太脏，得拾掇干净一点，等明年春上她再来给我装。然而，她却再也无法实现她的心愿了，她亲手缝的枕头，成了我最珍贵的留念。

记得上高中时有一段时间，我总是咳嗽，晚上夜深人静，一听到我咳嗽，她就睡不着觉，她总是说：“快点找个医生，一听到你咳嗽，我的心就像针扎一样疼。”

整个冬天，没有下雪，可埋葬母亲那天，天突然下起了雪，顷刻之间，大地披上了白纱…… (作者单位：市委宣传部)

文艺快讯

贾兆玉长篇小说《何枝可依》研讨会召开

由市作协组织的贾兆玉长篇小说《何枝可依》研讨会5月14日在南阳召开，我市作家评论家周同宾、李天岑、行者、廖华歌、马本德、刘正义、薛继先、张德礼、解德枫、万年春、张克峰、孙晓磊、陈明远、张现实、牛建刚参加会议。

贾兆玉毕业于南阳师范学院，省作协会员，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现为南阳经贸学校校长，曾发表过散文、小说、评论等。《何枝可依》系他首部长篇小说，由著名作家周大新作序。小说通过对一座小城教育知识分子的群体的描绘，真实再现了基层知识分子的生存情态——面对权力、金钱、名利、事业、理想，他们不同的生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和心路彷徨。

著名作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天岑对该书文雅含蓄的书名、精练典雅的语言表示赞赏。他说，知识分子是个特殊群体，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他们。作者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无论是歌颂光明还是鞭挞黑暗都恰到好处，显示了作者良好的基本功底。

李天岑说，南阳近年来文学创作繁荣，新人新作不断涌现，长篇小说硕果累累。希望市作协今后多召开研讨会，为培养新人不遗余力，多想想办法，采取多种形式，把南阳的好作品千方百计推出去，在全省、全国叫响，炒红；更希望作家们多出作品，出好作品，将南阳作家群这个品牌叫得更响亮。

著名作家周同宾、行者、廖华歌、马本德等对该书真实的故事情节，丰富的思想内涵，探索性的精神性建构等给予了充分肯定，称之为比较好看比较高雅的小说。

(崔伟)

刘俊杰作品获华语文学笔会奖

前不久，由中国散文年会的组委会、《长篇小说》及《安徽文学》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海内外华语文学创作笔会在江苏泰州举行。我市作家刘俊杰的散文《假如来生还做男人》获本次笔会二等奖，《长篇小说》杂志社聘其为“签约作家”。

本次笔会主题为“繁荣当代华语文学创作，推介海内外作家的新人新作”，共收到海内外稿件15000余篇，最后入围80篇(部)。此次获奖的部分作品已陆续选发在《长篇小说》、《安徽文学》、《散文选刊·增刊》等期刊。会上，《长篇小说》杂志社还与50位优秀作者现场签约。

(风信子)

好天地新作《红楼梦》随想》出版

中国红学会会员、邓州畜牧局好天地(郝新超)的文学随笔《红楼梦》随想》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市红楼梦研究会副会长、南阳师院教授王志尧作序。全书用侯门形象、神梦形象、女人形象、男人形象来全面解读《红楼梦》，视角独特，别具一格。

(张书勇)

王笑尘诗集《为你煮好一生的青茶》出版

日前，王笑尘新诗集《为你煮好一生的青茶》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王俊义为之作序。

王笑尘，笔名笑尘九子，西峡山菜黄研究所所长。王笑尘虽身在商界，却一生钟情诗歌，常常在商务之余和羁旅之途，见缝插针，把自己对生命的感悟，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悖的欢乐与痛苦，以诗歌形式鲜活灵性地表现出来。《青茶》是作者的第一本新诗集，精选了作者20多年来300余首新诗中的77首。全书共分6卷：“李白的梨花开了”、“听说爱情还会回来”、“没有人看见草生长”、“麦子青时想你”、“我的日子在坟墓里”和“为你煮好一生的青茶”。

(李晋)



曼妙

薛永梅 摄

本版邮箱：ny_cw@nydaily.com.cn

两个小的，他的日子咋过啊！”

“那何可直说嘛，何必搞这一套！”

“只要你六叔张张嘴，谁都会给他的。该求的他都求遍了，他不好意思再开口了。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哼！”我虽同情他们，但对他这种做法仍愤愤不平。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六叔也该60多岁了，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呢？我拆开信封：大侄子：

我知道你对我有点那个，我对不起你。谁叫我那时候又穷又不走运哩。唉，咱不提那二年了。

如今政策越来越好了。我种种种粮，喂猪养羊，手里也捏了几个钱。今年遇上了大旱灾，你四处跑着筹钱搞水利，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叔们也应当出份力。这张银行卡里有五千块钱，你拿着先用，不够你再言一声……

我的眼角有些发潮。

(作者单位：邓州花洲实验高中)

了他。

“把绳子解开！”

“你干啥？”

“你哄谁哩！就捡到这一个？”他瞪着眼睛珠子，边说边去解我的勒车绳。

“你要抢是咋的？”我一把将他推开。那时我刚上高中，血气方刚，哪受得了这个？”

“你给我们吧，你看我给你跪下了。”一旁的六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天抢地，我哪见过这阵势。赶紧弯腰去搀六婶，秃子六叔趁机镰刀一挥，勒车绳断了，五六个“麦个子”从车上滚落下来。

“看到了没有？这掉下来的都是我的。”

我刚要过去理论，双腿被六婶死死抱住了。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六叔把麦子装到我的车上拉走了。

回家给爹说了，爹除了对割断绳子表示不满外，别的啥也没说。

“他讹咱的麦子啊！”我冲爹嚷道。

“拿走就拿走吧，啥叫讹。你看他家房子失火了，耕牛病死了，他上有两个老的，下拽

